

通玄真经注卷之一

<p> 且物之为贵，莫先於人。然不能定心援而朗照，裂爱网於通津，遂使性随欲迁，生与物化，至人衰之。故述大道之原，特标众篇之首，俾寻原以阶道，方触事而即真，岂不有以者哉？老子曰：有物混成，凝湛常存，故言有物。陶冶万类，故言混成。先天地生，首出庶物。惟象无形，如天之高有大象，惟道之广无定形。虚凝为一，气散布为万物者也。窈窈冥冥，寂寥淡漠，言道性深，微不可测。不闻其声，非声可闻，非色可观吾强为之名字之曰道。既非声非色，即无名无字，无言无说。今所言者，即非真号，故曰强名也。夫道者，高不可极，深不可测。既无形象可睹，岂有高深可测。苞裹天地，禀受无形，原流拙拙音骨冲而不盈，道范围天地，故曰苞。事禀受虚静，故曰无形。其原产万物，如水之流，满而不溢，酌而不耗。拙拙，水出之貌。浊以静之徐清，如动而静，似浊而清。施之无穷，无所朝夕，博施而穷，岂止旦暮？表之不盈一握，表之乃有物，握之乃无形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刚，含阴吐阳，而章三光。言之幽间，明齐三景。言之柔毳，利断金石。故能阴能阳，能柔能刚，能大能小，能短能长。向之则存，背之则亡，无可无不可，变化无方也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，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，鳞以之游，凤以之翔，星历以之行。高山深渊，鳞游凤翥，宿离不减，升沉遂所者，至治玄感，得如是焉？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。谓遗生而后身存，自卑而人尊，自后而人先也。道性好谦，故以谦而受益。古者三皇得道之统，立於中央，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，三皇、伏牺、神农、黄帝。治天下，神运乎中，德泽充乎外也。是故能天运地埤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物终始，风兴云蒸，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。天运，动也。地埤，静也。言圣人能法天地之动静，与万物之终始，发号出令，雷动风兴，云行雨施，生蓄万物，应变无穷也。已雕已琢，还复於朴。修真慎行，所谓琢磨#1，绝待虚凝，自然复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乎生死，大道无心，任物自然。故曰无为。夫生者，不得不生。生者自然尔。死者不得不死，死者自然尔，故曰合乎生死。无为言之

而通乎德，恬愉无矜而得乎和，是不言而达乎德，不矜而至於和也。有万不同而便乎生。万类虽差，各随其性。和阴阳，节四时，调五行，夫阴阳以和四时，以节五行，以调道之常也。非谓圣人更能改作，但俛察人事，上法天时，中察人情，俾愿不作，以至太平者也。润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禽兽硕大，毫毛润泽，乌卵不败，兽胎不殯，音读。道之行#2；各遂生成，无相残害。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一辰，上治顺，下不逆。童子不孤，无夭枉也。妇人不孀，皆得相保。虹蜺不见，邪气自匿。盗贼不行，天下大同。含德之所致也。言上数者，皆圣人亭毒之所致也。天常之道，生化无穷，生物而不有，成化而不宰。不有之有，而妙有存#3焉不宰之宰，而真宰见矣。万物恃之而生，莫之知德；恃之而死，莫之能怨。生非我有，欲谁德？死非我杀，欲离怨，收藏畜积而不加富，布施稟受而不益贫。畜之不盈，散之不虚。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，恍兮忽兮用不诎兮，音屈。窈兮冥兮应化无形兮，忽恍之间，应用无穷。窈冥之际，变化无方。原之似有物，寻之乃无状也。遂兮通兮不虚动兮，神用既周，理不虚应。与刚柔卷舒兮，与阴阳倪仰兮。屈伸从时。老子曰：大丈夫能体道者。恬然无思，惔然无虑。与道周旋，岂烦思虑。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车，以四时为马，以阴阳为御。行乎无路，游乎无息，出乎无门。以天为盖，则无所不覆也；以地为车，则无所不载也；四时为马，则无所不使也；阴阳御之，则无所不备也。大丈夫乘天地之正，御阴阳之运，行无尽之域，游无穷之道，岂不盛也？是故疾而不摇，远而不劳，四支不动，聪明不损，而照见天下者，执道之要观无穷之地也。得道之要，观八方在乎掌握。致理之妙，万物存乎方寸。岂有驰於远近而坐致劳弊？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因其自然而推之，无不遂也。万物之变不可救也，秉其要而归之。虽变化多端可精详其要。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，内正一心，外斥杂伎。厉其精神，使内明也。偃其知见，止非道也。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，无治而无不治也，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，无治者不易自然也，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。夫物因可然而然之，则无不然也。可治而治之，则无不治矣。老子曰：执道以御民者，事来而循之，物动而因之，万物之化，无

不应也，百事之变，无不耦也。言圣人御天下，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，则万民不得不化，百事不得不谐者也。故道者，虚无、平易、清静、柔弱、纯粹素朴，此五者，道之形象也。非备此五德，则不能见元形之形无象之象也。虚无者道之舍也，舍者，居也。平易者道之素也，素者，质也。清静者道之鉴也，鉴者，明也。柔弱者道之用也，用者，通也。反者道之常也，俗用有为，道用无为。柔者道之刚也，弱者道之强也，积柔以成刚，积弱以成强。纯粹素朴者道之干也。虚者中无载也，平者心无累也，嗜欲不载虚之至也，无所好憎平之至也，一而不变静之至也，不与物杂粹之至也，不忧不乐德之至也。解五义也。夫至人之治也，弃其聪明，无饰智也。灭其文章，存素质也。依道废智全清虚之道，去迷妄之智。与民同出乎公，无私心也。约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诱慕，除其贵欲，捐其思虑。约其所守即察，寡其所求即得。心能得一，即万有其术。约以知微，寡以御众者也。故以中制外，百事不废，中能得之，则外能牧之。中之得也，中者，在国即君也，在人即心也。君明则国安，心正则身治，故以中制外，天下无对。以外制中，或达或穷，知中知外，万举不败。五藏宁，思虑平，筋骨劲强，耳目聪明。皆守中所致也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远，求之远者，往而复返。徒涉远而迷津，不知近而求诸己也。老子曰：圣人忘乎治人，而在乎自理，贵忘乎势位，而在乎自得，自得即天下得我矣。未有身，不治而能治人，居势位而不骄人。不骄人者，其唯自得。自得者，我好之，人亦好。以我情得彼情，故曰自得。自得则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。乐忘乎富贵，而在乎和，唯能不骄，富贵而保其和乐也。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几於道矣。得其道，一身虽微，可以有天下，则一身为大。失其道，则天下虽大，无所容其身，则天下为小也。故曰：至虚极也，守静笃也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言物生虚静，故归根曰静。静曰复命，言往复无穷，万物不终也。夫道者，陶冶万物，终始无形，寂然不动，大通混冥，夫道寂寥，洪炉埏埴，始於无象。中而有物，终於无形。孰知其极，在乎混冥，莫知神灵者也。深阔广大不可为外，折毫剖芒不可为内，无环堵之宇，至大不可以外求，至小不可以内得。而生有无之总名#4也。言其无则触类森罗

，言有则形兆莫睹，是无为之精，有物之妙，总言万物之名，生於有无之间也。真之以虚无、平易、清静、柔弱、纯粹素朴，不与物杂，至德天地之道，故谓之真人。体同虚无，德合天地，故曰真人。真人者，知大己而小天下，贵治身而贱治人，以人观之，则天下为大矣；以道观之，则天下为小矣；自远观之，则治人贱矣；以近观之，则治身贵矣。不以物滑和，不以欲乱情，心非物动，情岂欲乱。隐其名姓，与时沉浮，与俗同流，而人不知，隐之至也。有道则隐，无道则见，时之有道，则退而默然。时之无道，则勤而修之。为无为，事无事，知不知也。为而不恃，事而不矜，知而不耀。怀天道，包天心，嘘吸阴阳，吐故纳新，与阴俱闭，与阳俱开，与刚柔卷舒，与阴阳俯仰，与天同心，与道同体。嘘吸顺理，卷舒有宜，动静有节，屈伸从时也。无所乐，无所苦，无所喜，无所怒，万物玄同，无非无是。忧乐不挂於心，喜怒不形於色，触事即真，故曰玄同者也。夫形伤乎寒暑燥湿之虐者，形究而神杜；神伤於喜怒思虑之患者，神尽而形有余。寒暑燥於外，喜怒作於内。精神将逝，余形虽存。其能久乎？故真人用心复性，依神相扶，而得终始，是以其寝不梦，觉而无忧。真人知阴阳害正，去偏正之情，养恬漠之性，故得形神相持，忧梦不入也。孔子问道，老子曰：正汝形，一汝视，天和将至；一形正则四体皆端，一心平则群邪不忤，一其见则所遇皆真，绝诸虑则天和自至也。摄汝知，正汝度，神将来舍；德将为汝容，道将为汝居；无他知，守常度，则神无不应，德无不包，道无不在也。瞳兮若新生之犊，而无求其故；此谓专气致柔，唯求食於母，更无余虑也。形若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不知形之为形，心之为心，枯木邪？死灰邪？真其实知而不以曲，故自持恢恢，无心可谋，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。所谓无形之形，无心之心，不可以状貌诘，不可以处所寻。荡荡焉非可谖，度而得其唯四达，能无知乎？是谓实知也。老子曰：夫事生者应变而动，变生於时，知时者无常之行。事来必应，变适於时，所贵知机，岂有常行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随时而应，岂有定方；书者言之所生也，言出於智，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。书者，谓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也。言者，谓先王贤智之言也。皆以陈

之刍狗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非藏书者也。夫写之简素，絨之金牒，是名可名，且名生则有真伪，故书者，不真名者，不实也。多闻数穷，不如守中，多闻力屈，守一无劳。绝学无忧，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。止非道绝，摽显去偏，知任一原，故有百倍之利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；物至而应，智之动也。智与物接，而好憎生焉，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，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。性静而欲动，物感而害随。是智以生孽，欲以乱真，好憎是生，损益斯起，不能反照真性，以至灭身。是故圣人不以人易天，外与物化而内不失情，故通於道者，反於清静，有道者，则清静。究於物者，终於无为。外物者，故无为。以恬养智，以漠合神，即乎无门。智非静而不生，神非寂而不应。应则出乎无门。所游乎无门。循天者与道游也，谓守虚静。随人者与俗交也、谓附名势。故圣人不以事滑天，不以欲乱情，不谋而当，不言而信，若天道无心，如四时玄契。不虑而得，不为而成，得非役虑，成非有为。是以处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人不害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，以其无争於万物也，故莫敢与之争。至德所加，奸衰伏匿。万姓戴之而不重，天下莫敢与争之。 老子曰：夫人从欲失性，动未尝正也，以治国则乱，以治身则秽。欲之为害，丧身，其应如响，岂不诚之？故不闻道者，无以反其性，不通物者，不能清静。不明於道理，不达於物情，必不能还原复朴也。原人之性无邪秽，久湛於物即易，易而忘其本，即合於其若性。言人本性，至静不觉，感物而动，是欲之害真，衰之蔽正，惑者不悟，以为合。如其性，终身不迁，何其痛哉？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秽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唯圣人能遗物反己。水性本清，秽在沙石。人性本平，害在嗜欲。能遗物反己，其唯圣人也。是故圣人不以智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其为乐不忻忻，其於忧不惋惋。乌贯切。以乐为乐，乐极则哀。以忧为忧，忧不忘也。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倾，保以虚白，何虑倾危？故听善言便计，虽愚者知说之，称圣德高行，虽不肖者知慕之。愚者尚知向慕，而况贤德者乎？说之者众而用之者寡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，悦慕者过万，进修者无一。所以然者繫於物而击於俗，以其贪饕滋味，桎梏名利也。故曰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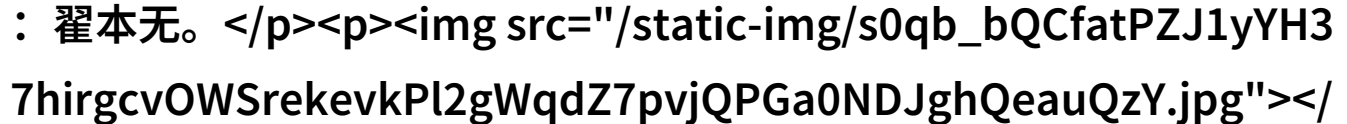
而民自正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此明人君法此四者，主行於上，民化於下者也。清静者德之至也，柔弱者道之用也。虚无恬愉者，万物之祖也，三者行则沦於无形，无形者一之谓也，一者无心合於天下也。一者，无也。言无定形行於天下，周於万物而无穷也。布德不溉，用之不勤，无泽可润，无心可劳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。妙绝无声，安可闻见？无形而有形生焉，无声而五音鸣焉，无味而五味形焉，无色而五色成焉，故有生於无，实生於虚。音之数不过五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；味之数不过五，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；色之数不过五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。夫形声色味，皆无自而有。原其正数，不过有五。今自五之变，遂失其常。极於，固非视听之所究，常观之所察哉。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，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，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，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。已上皆宗一为主。故物得一而有常，人得主而化光。道通为一，万物蕃昌也。故一之理施於四海，无所不同。一之暇察於天地，明得一之人，知天地造化之本，万物之性情也。其全也敦兮其若朴，外愚於人。其散也浑兮其若浊。迹晦於俗。浊而徐清，冲而徐盈，浊而能清，虚而能盈。澹然若大，海漠然无涯。泛兮若浮云，飘然何适？若无而有，若亡而存。非无非有，能存能亡，自若朴已下比。体道之人，能若是者也。老子曰：万物之总，皆阅一孔，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门。万物万事，皆出众妙之门。故圣人一度循轨，不变其故，不易其常，放准循绳，曲因其常#8。圣人循大道之原，审万物之性，不使陆者渊，居巢者穴处，是不变其故也。各附所安。俱利其性，是曲因其常者也。夫喜怒者道之邪也，忧悲者德之失也，好憎者心之过也，嗜欲者生之累也。此八者大丈夫之不处也。怒破阴，大喜坠阳，薄气发暗，惊怖为狂，忧悲焦心，疾乃成积，人能除此五者，即合於神明。此五者，修身之至诚。人能知飞金炼石以祈久寿，而不能节欲平和以全天性，且喜怒妄作，乐石奚？救若审得其理，自合神明矣。神明者得其内也，得其内者五藏宁，思虑平，耳目聪明，筋骨劲强。内得者，抱无守一，神闲虑淡，故耳目聪明；筋骨劲强。疏达而不悖，不与物竞。坚强而不匮，用柔不乏。无所太过，无所不逮。所欲不过分，所为无不遂。天下莫柔弱於水，水为道也，假言通理

，借水明道。广不可极，深不可测，长极无穷，远沦无涯，音宜。息耗减益，过於不訾。音紫。上天为雨露，下地为润泽，万物不得生，百事不得成，大苞群生而无私好，泽及跂音岐。虢音饶。而不求报，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费，行不可得而穷极，微不可得而把握，击之不创，音疮。刺之不伤，斩之不断，灼之不熏，绰约流循而不可靡散，利贯金石强沦天下，有余不足任天下取与，禀受万物而无所先后，无私无公与天地洪同，是谓至德。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，以其绰约润滑也。故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，无有入於无间。水者，五行之长，以其得一，故道济天下，德合万类，仁迨草木，义坚金石，信合四时，智出无穷。故柔不可断，刚不可折，动则有威，强而无敌。散为雨露，积为泉原。用之不匮，施之无边。污之不垢，洁而自全。旷哉水德与道合焉。夫无形者物之太祖，无音者类之大宗。夫万物生於无形，五音起於无声。故至无者，不生而能生，故无者为物之祖宗。真人者通於灵府，与造化者为人，执玄德於心，而化驰如神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芒乎大哉。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，其唯心行也。万物有所生而独如其根，百事有所出而独守其门，故能穷无穷、极无极，照物而不眩，响应而不知。内得一心，外通万有；潜浮之道，其化如神，物应无方，孰知其极？老子曰：得道者志弱而事强，心虚而应当。志弱者柔毳安静，藏於不取，行於不能，澹然无为，动不失时，得者，谓无为。无为之道，因物所宜，动合得其时。故贵必以贱为本，高必以下为基，聚尘成岳，积流成海。托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，行柔而刚，力无不胜，敌无不陵，虚心前物，是无力而强，所之皆遂，无敢陵侮也。应化揆时，莫能害也。动与道游，物何能害。欲刚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强者必以弱保之，积柔即刚，积弱即强，观其所积，以知存亡。知刚知柔，厥德允修；知存知亡，其身必昌。强胜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；强者不可胜，弱者不可陵，是行柔之道也。柔胜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言不可轻侮，或更胜於己。故兵强即灭，木强即折，革强即裂，用强者，故材不全也。齿坚於舌而先毙，观夫齿舌之理，可察刚柔之道，是刚者无毙，柔者获全矣。故柔弱者生之幹也，坚强者死之徒，事势相召，死生可验。先

唱者穷之路，后动者达之原。持后则不屈也。夫执道以耦变，先亦制后，后亦制先，何即不失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谓握夫化机，人莫能知。先之则人不拒，后之则雅合其宜。先后俱制，动静无为，此执道耦变也。所谓后者调其数而合其时，时之变则间不容息，先之则太过，后之则不及，夫事有适然，物有成败，机危之动，问不容息，在於调数候时，期於适中不可失。日回月周，时不与人游。谓去速也。故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贵寸之阴，时难得而易失，故圣人随时而举事，因资而立功，圣人不重积其宝，而贵全於道。惜光阴不驻，时运难遭，举事成功，不可失也。守清道，拘雌节，因循而应变，常后而不先，柔弱以静，安徐以定，功大靡坚，不能与争也。故体清静，守雌弱，攻天下之强者，其时不争乎。老子曰：机械之心藏於中，即纯白之不粹。夫机未忘智巧斯存，则玄道逾远也。神德不全於身者，不知何远之能坏。近失於身，远失於人。欲害之心忘乎中者，即饥虎可尾也，而况於人乎。夫欲害忘于中者，虽践饥虎之尾，处暴人之前，终无患者。体道者佚而不穷，治道得者，没身不息。任数者劳而无功。穷数术者，劳而无益。夫法刻刑诛者，非帝王之业也；棰策繁用者，非致远之御也。刑滥民怨，棰繁马佚。好憎繁多，祸乃相随，自然之理。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诛非所为也，所守也。谓不专任刑杀，求民之祸，恶者去之，小惩大诫，小人之福也。故能因即大，作即细，能守即固，为即败。如大禹治水，因下民昏，垫不胜其毙，随山浚川，斩水通道，救时济危，俾无有害。巍巍乎其有成功，为是能因者也。秦商鞅作法改程，从今者赏，违法者诛。一日之间，戮七百余人，渭水为之赤，其后身死车裂，是所害者大，所成者细，守而不固。为之者败也。夫任耳目以听视者，劳心而不明，以智虑为治者，苦心而无功。夫之耳目，竭心虑，则曷足言哉？至於不听而聪，不视而明，无心而为，不虑而成，此真人之所贵也。任一人之材，难以至治，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亩之宅。过则力分不及，循道理之数，因天地自然，即不足均也。因其宜，量其力，虽之大，必能均齐，万物之众，必究其极也。听失於非誉，惑於好憎。目淫於彩色，礼亶不足以放爱，诚心可以怀远。言礼不足以防闲，唯心可以

照微也。故兵莫憚乎志鏖鏖为下；寇莫大於阴阳，而枹鼓为细。所谓大寇伏尸不言节，中寇藏於山，小寇遁於民间。五兵，道之末者也。阴阳，寇之大者，道也，鏖鏖枹鼓，有形而利，有声而威。至道无利而能断，无威而善服，故鏖鏖虽利，道为下，枹鼓存声於道而细。夫阴阳为男女爱恶也，凡欲利斯兴，心将缘情，取舍之间，必有生杀之患。故大寇藏於胸掖，小寇藏於民间。故至人自谨於内，制於外也。故曰民多智能，奇物滋起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，去彼取此，天殃不起。治国法繁而民乱。乱者，亡之兆。治身法繁则刑劳。劳者，弊之征。去彼智法，取此清静，天殃自弭之者也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德。至人以智为贼，世人以智为德。用之则为害，不用之则为福也。夫无形大，有形细；无形多，有形少；无形强，有形弱；无形实，有形虚。有大有小，则有多有少；有少则形为小，是小有形也。无大无小，则无多无少。无少则无形为大。是大因无，形也有形者遂事也，本乎无形莫知其名。因物命名曰遂事也。无形者作始也，遂事者成器也，作始者朴也。朴散而为器也。有形则有声，无形则无声，有形产於无形，故无形者有形之始也。道不无也，生者有也，因生悟道，体存即无。是声出无问，形存有始者也。广厚有名，有名者贵全也；此言有者，即无名之名，非求有名，若求有名，何以贵全也？俭薄无名，无名者贱轻也。此言无名者，非是无名之名，谓以愚自绝，不知大道之名者也。殷富有名，有名尊宠也；贫寡无名，无名者卑辱也。有道即尊，无道即辱。雄牡有名，有名者章明也；雌牝无名，无名者隐约也。自非用牡，岂全有名？向非守雌，岂全无名？晦明隐显，在我有无宁滞也。有余者有名，有名者高贤也；不足者无名，无名者任下也。不矜其名是有多，不高而自高者，非贤也。不修其名为不足，不下而自下者，愚也。有功即有名，无功即无名。道不虚应。有名产於无名，无名者有名之母也。夫道，有无相生也，难易相成也。夫有不自有，自无而生有。难不自难，因易以成难。知有不足有，故须守母而存子。知难不自难，必为难於其易。然物不孤运，事在相假也。是以圣人执道虚静微妙，以成其德。忘机即照。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复归於道，道德既修

，功名自有。有非我有，有自有耳。不知谁有，复归乎道。功名长久，终身无咎。全保功名，自无咎悔。王公有功名，孤寡无功名，故曰：圣人自谓孤寡，归其根本，唯圣人能立无功之功，无名之名。有此功名，犹称孤寡。是守雌柔复朴也。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为利，无名以为用。有功利物而不显，无名常用而无穷。古者民童蒙，言虽成立，犹若童子。不知东西，无分别也。貌不离情，天和顺也。言不出行，行出无容，动与道合，言而不文。尚质也。其衣暖而无采，不增华饰。其兵钝而无刃，不治凶器。行蹢蹢，详徐之貌。视瞑瞑。音绵。若婴儿之视也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衣食之外，余无所求。不布施，不求德，高下不相倾，长短不相形。外不求报，内不祈德，潜符道真，暗合天理。风齐於俗可随也，事周於能易为也。令不施而俗自整，人无欲而事自简也。矜伪以惑世，轲行以迷众，圣人不以为民#10俗。夫诈伪为事，坎轲而行，斯迷世惑众，圣人之所不为也。 #1 琢磨：瞿本作『珠矿』。 #2 道之行：霍本无。 #3 存：原作『三』，锯瞿本改。 #4 有无之总名：瞿本作『生有无之间』。 #5 正：瞿本作『带』。 #6 欲：瞿本作『害』。 #7 出：瞿本作『休』。 #8 曲因其常：原作『曲因其直，直因其常』，锯瞿本改。 #9 得：原作『德』，锯瞿本改。 #10 民：瞿本无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3652-通玄真经注卷之一.pdf)